

步履

风过定林寺

□ 逢金一

再一次站在浮来山定林寺前，不由得浮想联翩。那位名为慧地的僧人，此刻与我执笔相对，相顾无言。

这位僧人，我们后世更常唤的名字，即是刘勰。《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官通事舍人。时七庙煊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

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其序曰：“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乞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文集行于世。传书至少告诉我们以下四点常被世人忽视的事实：

一、定林寺早在东晋时便已存在，且当时寺内藏经，就是刘勰确定的。

诚然，历史上至少曾有三座定林寺，分别是南京的上定林寺、下定林寺与日照浮来山定林寺，刘勰的确切经处也众说纷纭，但在莒国后人心中，刘勰的魂灵与精气神从来就不曾离开过莒国，这是他的故乡，他根脉之所在。而且比较而言，莒国后人确实也比南京人更爱他。

二、刘勰是一位能接触皇帝、太子的人物，所交往的友文中有着名的昭明太子，太子爱好文学，很爱护并接纳了他。他后来还深得著名诗人沈约的赏识。沈约很重视《文心雕龙》，认为深得文理，放在几案上时时翻看。

三、佛学是当时的显学，刘勰在定林寺校经，是皇帝(梁武帝萧衍)的旨意，体现了国家意志。

四、刘勰与佛门渊源颇深，年轻时依附出家人僧祐，一起生活达十多年，终于广通经论。他作文擅长佛理，京城的寺塔和名僧碑文，时人必定请刘勰撰写。晚年的他禀告皇帝请求出家，先烧去鬓发以表明志向，皇上下谕应允。于是他在寺里郑重易服，改名慧地。

出个家也得皇帝批准，可见刘勰在皇帝心中的地位有多高。

传书还给我本人至少两点启示：

首先，刘勰37岁时就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成名作，这让很多写作者敬佩不已。

其次，一部《文心雕龙》只有区区三万七千余字，而我们现在的著作，动辄二三十万字，甚至百万字。老子的《道德经》也只有五千言。过去的文字简约精练，现在的我们却越来越啰唆。但从另一方面看，文化的普及度如今大大提高，通俗的文字使一般人都能读懂，从而使知识得以更容易地散播。而过去深奥的文字，只有高深的专业人士才能读懂，阻碍了更广泛传播的可能。

浮来山定林寺院内，还有棵著名的银杏树，树龄达3500余年，树高26.7米，周粗15.7米，号称“天下第一树”，也有人叫它“银杏之祖”，龙盘虎踞，气势磅礴，繁荫数亩。早在春秋时期，鲁隐公与莒子就曾在树下会盟。而毫无疑问，在莒国后人浪漫想象中，刘勰也曾在此树下校经、休憩。

“这是一棵雌株。雄的在五六十里外。是风和鸟使他们得以奇迹般地结合。”朋友南方先生介绍说。

一会儿，他又断然提示说：“她一天就需要喝两吨水！”

寺钟忽地响起，微风静静梳过高树，触及众人脸面，如母亲的手抚摸过游子的脸庞。

在重建中的莒国故城，在日照的寻常巷陌，一路走来，我无意中发现了这座城市的一个秘密：剪纸艺术中有《文心雕龙》的内容，文人们研发出《文心雕龙》、市民捧出“文心大饼”，商家搞了“文心名车汇”……

《文心雕龙》崇古、原道、尊传统、重历史，莒国后人同样如此。

莒文化润泽了刘勰，而定林寺的风，同样轻拂莒国后人的心灵。

《文心雕龙·物色》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

今日之日照，人人皆有一颗文心，生态优先已成共识，绿色发展脚步也更为坚定，物色之美处处可见。“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国十大最美海滨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联合国人居奖城市”……每项荣誉，每个奖牌都是日照生态环境雕龙刻凤的一面亮丽镜子，见证日照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与生态立市的物色蝶变。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如今的日照大地，金滩铺绿野，碧海映蓝天，山海相依，草木葳蕤，水清田绿，候鸟翩跹——我们一行随后所去的白鹭湾湿地公园即是如此之景致。但见那清澈的河水蜿蜒曲折，顺流而下，白鹭翩飞起舞，鱼儿嬉戏追逐……

不只白鹭湾如此优美，翻开日照的“湿地图鉴”，傅疃河口国家湿地公园、两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西湖国家湿地公园、洙水国家湿地公园……4个国家级湿地公园、5个省级湿地公园、12处人工湿地，共同擦亮这座城市一个个靓丽的生态地标。

“近年来，世界级最濒危鸟类、有‘神话之鸟’之称的中华秋沙鸭多次飞临日照，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中华秋沙鸭等罕见鸟类亦纷纷前来打卡栖息。天鹅、鸳鸯、鹭鸶、白鹭、苍鹭……从傅疃河、两城河到洙水、潮白河，从袁公河到北溪，一处处美丽宜居的湿地，吸引越来越多的鸟类飞来日照越冬。湿地之美，已成为日照一张多彩的生态名片。”

讲解员深情而生动地向我们普及。优秀文化为新发展赋能。山清水秀的日照，沐浴着来自定林寺的风、向阳村的风，生机勃勃，生生不息。

我仿佛看见，那位名叫慧地的僧人，含笑不语，化为岚烟与清风，漫步天空。

文荟

北疆万里绿色长城组歌

□ 陈光林

第一乐章 万里绿色长城

谁见过“三北”万里林墙那么壮观
撑起荒漠高原一抹碧绿蓝天
那一条中国北疆连绵绿色长城
惊艳了世界让人刮目惊叹

多少年的坚守 多少人的血汗
治沙人与风沙相搏与绿色相伴
不曾有过的人类壮举
那是中华与自然和谐的语言

长长一条万里绿色长城
风展中华儿女担当的风范
哪怕沙暴滚滚千难万难
永不言败的坚持一年又一年

像守护孩子守护每一株绿
惊天地泣鬼神无悔奉献
哪怕治沙路上任重道远
代代前行托起绿色美丽江山

第二乐章 西北篇

陕北绿了

陕北绿了
阵阵清风轻轻拂面
如今坡梁叠翠层层绿染
高原陕北正迈向深绿盎然

陕北绿了
珍鸟贵兽林中又重现
绿进沙退告别沙暴来袭
信天游唱醉了陕北的天

陕北绿了
陕北绿了
从黄沙漫天到翠绿满园
从荒山秃岭到瓜果香甜
绿色发展谱出绿色陕北
陕北人深情续写红色诗篇

民勤的守望

你坐落在大漠河西走廊
三面沙漠把你围在中央
干旱少雨沙暴肆虐猖狂
与风沙征战是民勤的守望

一方方草格给沙地披新装
一株株青绿在春风中生长
播绿的队伍一年又一年
阻断大漠合拢种出绿色风光

寒来暑往几十秋
民勤人民血泪坚守
万众一心携手不回头
向前走谱写民勤华章绿洲

父辈的身影

你是沙漠上不老的胡杨
奇迹般征战在荒漠沙场
也许你梦里是家国的期盼
草绿花红在沙丘绽放

你是沙地上不老的沙棘
风沙中依然腰身不弯
也许你心中装满子孙的日子
愿用一生种下一片绿色田园

七旬老汉征战沙场几十年
汗水把荒漠变成小江南
你把生命化作闪亮的星
那是你苍天的伟岸身影

第三乐章 华北篇

河套风情

一渠黄河水流向河套平原
养育了河套风情万千
千条水渠织成一张网
浇灌出河套塞北江南

万亩良田风吹绿浪翻
葵花向阳瓜果香甜
牧歌悠远哈达风卷
河套儿女耕耘绿色家园

我爱河套母亲河水潺潺
我爱河套乌梁素海美艳
我爱河套林海片片
我爱河套北国画卷

河套啊江南

你是北疆绿长城的动人歌弦

塞罕明珠

塞罕坝 塞罕坝

你的名字誉满天下
提起你就想起那片林海
你用身躯阻挡南下风沙

塞罕坝 塞罕坝
你的风骨冒寒挥洒
热血温暖了林海嫩芽
坚贞撑起绿色风雅

塞罕坝 塞罕坝

说不尽的塞罕坝
唱不完的塞罕坝
你是绿色长城的一曲神话

天边牧歌

天边呼伦贝尔大草原
碧绿的大地蓝蓝的天
每一株绿都是自然的恩赐
牧歌声声在大草原回荡

弯弯曲水流淌在草原
哗啦啦唱着天籁歌弦
每一条河水都那么清澈甘甜
一座座蒙古包飘着袅袅炊烟

高举哈达仰望这片蓝天
用赤子胸怀拥抱这片草原
每一次日出都是草原的灿烂
每一声牧歌都是绿色的呼唤

第四乐章 东北篇

大地如画

黑土地的大东北
怎忍耐风沙的肆意侵蚀
用柱绿锁住大风口
滚滚绿浪抖精神

辽阔的大东北
织出棋盘网格绿深
沃土连天林茂粮丰
百鸟鸣唱林间飞

莽莽林海大东北
生态大笔惊春雷
从龙江西北到吉辽丘陵
舞起大秧歌欢歌长城颂

北大荒的歌

忘不了那激情燃烧的年代
怀着一个梦想耕耘在北大荒
你的每一片土地都有我的足迹
每一条河渠都有我的汗滴

前行在奋进的新时代
追梦的理想在北大荒放飞
你的每一片绿洲都有我的深情
每一声马达都是心中的欢喜

北大荒是一首歌

一首绿色的歌
那是青春的歌生命的歌
一首难忘的歌永远的歌

大小兴安

话说东北“三北”工程
不能不说大小兴安岭
那一道道高高矗立的山峰
蜿蜒千里绿了大东北的苍穹

从建设伐木到植树增绿
放歌巍巍兴安绿色革命
云雾蒙蒙茫茫仙人境
醉了兴安人家大东北的风

涛涛大小兴安岭

一道长长大屏风
你是大东北的雄浑豪气
你是我梦中美丽家园的星空

第五乐章

我爱你，万里绿长城

我深深地爱着你
“三北”万里绿色长城
你那与风沙不屈的抗争
激荡我热血沸腾万丈豪情

我久久地仰望你
北疆万里绿色长城
你那天地人和的恢宏
鼓舞我信心百倍踏歌前行

“三北”万里绿色长城
挺拔在北疆的无畏英雄
你是我祖国的自豪
你是我人民的骄傲
祖国北疆万里绿长城
地球东方一道绿色长画屏

谈数

互信是一种文化和精神力量

□ 叶匡政

近日频频看到一个词“数字互信”，有研讨会信息，有互联网专家的发言和文章。这些文字谈的多是“中德数字互信”，大概是想通过建立中国和德国之间的数字互信，为国与国的数字互信找到一种可供复制的模式。这么多人在讨论“中德数字互信”，显然是出现了“数字不信”的端倪或危机。这就像两个朋友，一旦言及“互信”，那常常意味着彼此的信任出了问题。

看专家提供的德国官方数据，去年德中贸易额达到2979亿欧元，中国已连续7年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也是中国在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当数字技术如基本语法一般，嵌入经济、产业与产品中时，两大贸易伙伴如果失去数字互信，甚至连彼此的言语都不信任时，未来就可能在经济领域失去对话的可能。产业链和供应链在过去的互怼，就可能演变为未来的“互毁”。

数字互信，正在成为经济互信、贸易互信及人类互信的基础。

为何这么说呢？数字技术正隐身于所有日常事物中，成为人类生活的共同密码。我们可以设想，20多年前如果没有基本的数字互信，互联网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蔓延全球。数字技术不仅是一种技术力量，也是一种开放的力量，互信的力量，一种文化和精神力量，它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定义。它使世界各类文化汇聚到一个巨大的广场，在这个数字广场上，那个等级森严、封闭分裂、秩序僵化的传统世界在崩溃。人类心灵以前所未有的开放与互信，被连接在这个

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数字宇宙中，世界也因此而改变。

因为有国与国的数字互信，我们看到一国的数字技术发明，会在其他国家激发出另一种发明，数字技术开始了它的连锁反应。在每个领域，我们都看到了数字技术的自我增强能力，它们催生新的社会化组织，它成为改良社会的主要力量。

数字技术也有一种生物性，它有自己的生长发育周期，会自己成长。它有自己的感受系统，存在于全球技术精英的大脑中，这些大脑因为互信而联结着，成为整个数字技术的大脑。这些大脑因互信而互动，发生着进化。数字技术有自身的信息聚合体，它保存在书籍、网络和人脑中，因为互信这些信息才能发生交换，产生新的信息、新的技术。观点之间，想法之间，因为互信而实现着连接和交换，创造出新的想法和新的思维模式。正是因为有了数字互信，数字技术才能在国与国之间实现它的自我繁殖。

人脑和心智创造了数字技术，数字技术又反过来改变人脑和心智，于是经过修正的大脑也成了数字技术的一个发明。人类是生物物种，同时也在变为一个技术物种。数字技术使信息成为今天这个星球增长最迅猛的事物，正因为有数字互信，才会发生这种信息的超级链接，它加快了数字技术自我增强的速度，也加快了各类技术间的融合。数字技术生成的一套复杂的生态与语义结构，早已超出了大多数人类理解的范围。

数字技术已深深嵌入人类的社会结构和个人生活中，而且嵌入得越来越深。当数字技术变得不可或缺时，它就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元素，成为人类实现沟通的基本语法，无处不在。这一切都是以数字互信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也是以契约为基础，遵守契约本身意味着互信的开始。正是这种互信，促进了人类社会凝聚与开放的力量，才有了跨国投资与贸易。当数字技术成为一切产业的基础，成为人类沟通的基本语法时，如果陷入“数字不信”的泥潭，不仅会导致经济与贸易成本的无限增加，甚至会让国与国的经济往来陷入停滞。

有一份研究报告透露，德国企业在中国数字核心领域占的位置很重要。如德国软件厂商SAP，就有占七成的中国超大型企业在使用它们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这些企业大多营收规模超千亿元，有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中国商飞等，涉及了能源、交通运输等很多重要领域。这个系统管理着企业核心的财务、物料、组织、流程等信息，这些企业的经营早已与该系统深度绑定，核心数据也大多存储于SAP的这个系统中。可以想见，如果失去了数字互信，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互信，曾是数字世界最重要的资本。因为有了互信，才有了遍及世界的互联网，也因为有了互信，才有了数字世界合作与信息的高效。数字技术本身，就是为了破除信息交流障碍，让国与国及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实现深度融

合。而要培养数字互信，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开放性，而不是变得日趋封闭与保守，它与其他国际意识一样，需要在开放的国际生活和交往中，达成对人类数字生活规范的共识，并以此调节自身的行为。

现代国际交往的灵魂就是互信，无论市场行为、政府行为还是社会合作，互信都是行为的前提。国与国之间的数字互信，需要各国政府保持数字技术政策与法律的连续和稳定，这是数字互信的关键。各国政府为数字技术运营提供“游戏规则”，规则的稳定当然是首要原则。只有政策与法律稳定了，那些与数字技术相关的企业，才能对未来做出清晰的预期，通过完成商业约定，来保证信用。一旦政策与法律不稳定，数字企业可能就不知道该遵守何种规则，对未来变得无法预期，这样可能导致整个数字社会的信用缺失。

市场经济与数字世界，说到底都是以互信为根基的。当互信减少，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数字世界，国与国能共享的价值与利益都会大大减少。世界历史的无数事实已表明，“比狠斗强”的丛林法则则是无法推动世界进步的，只有国与国的互信与合作，才能真正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所以，要修复被损伤的数字互信，需要加强整个国际社会的开放性，而不是让它变得更封闭，在一个更开放包容的国际社会中，每个国家才可能真正发展出互信、协商与合作的意识。

只有让互信成为数字世界的支柱，人类才会有一个可预期的未来。